

寂寞的編舟者

深切投入一件事業的人，宛如與該事業成了一生固執的戀愛，寂寞，艱辛，一切不在乎。

我一見銀幕上林立着一盒盒卡片時，即怦然心動，雙手緊握成拳。在座有此反應者，恐沒有幾人。肯定這是個注定永不超生的寂寞者故事。

「編舟計劃」、「大渡海」，都是傳神點中命脈的名字。荒木說「與松本老師一起埋首書堆和校稿的三十幾年歲月，宛如一場美麗的夢境。」能把編好的舟啓航向茫然無岸的文字大海這行為，形容為一場美麗的夢境，真只有痴人才能說。那隻舟，全憑三代痴人，不顧人笑痴，一卡一卡文字、留神觀察傾聽抄下而成。每見三代人從衣袋



▲小思的卡片盒

中拿出卡片，把聽到的新詞寫下來時，我就笑，不是笑他們，是憶起自己曾經如此動作，他們用的卡片太大，應屬京大式，我用的卻小得多。

那陰暗發黃的編輯室，人藏在辭書、檔案夾、卡片盒如山中，微光斜照，已分不出是物是人。這些卡片，原著有一句話：「如同心臟般重要」，他們珍視心臟，因只有心臟動着，生命力才啟航。原著說「在辦公室抽煙的時代，只有存放卡片的資料室是嚴格禁煙」，我不抽煙，但喜飲水，卻從不許水接近卡片櫃。

要句斟字嚼建構一本辭典，還要貼近當代用詞，在電子媒體霸道之際，誰會細心買辭典來翻？這幾個痴人無理會外邊人問何世，為按着每頁字典核對條目，令指頭的紋理也磨平了，平滑得愈來愈抓不住東西。這具像的例子，比鐵柱磨成針更動人。收錄二十三萬條目而不出錯的編舟計劃，旅程必然寂寞，也必然遇上沮喪時刻，就得依靠堅強的心。

三十七歲的日本作家寫出來的流行小說，居然可以把如此沉悶的題

材寫得吸引，但畢竟過於浪漫，箇中遭逢的艱辛曲折，都被輕鬆生活小節、淡淡的愛情插曲，飄飄蕩蕩漾遮蓋。有過經歷編舟之苦的人，可能大不以為然。

可是我倒對松本、荒木、馬締三代編舟者的寂寞，卻正正在他們全程沒有絲毫埋怨，反隱隱然樂在其中的呈現，感受極深。最懂承先啓後，深知過程中困難的應是第二代的荒木。他從小就決志作辭典的編纂者，不問榮辱升沉，堅決跟隨松本老師編舟渡大海。松本老師也邊教大學邊做辭典，還不到退休年齡就辭職全心投入編纂工作，「他沒有收弟子，也和學校的派系保持距離，只將一生奉獻給辭典。」深切投入一件事業的人，宛如與該事業成了一生固執的戀愛，寂寞，艱辛，一切不在乎。松本老師等不及辭典出版就去世，荒木都沒有流淚，他知道自己承接了老師的職志，再傳給馬締。在原著中，有這樣的描寫，當馬締對着老師遺照默默合掌時，身後傳來「辛苦了！」他「以為是老師的聲

音而訝異地抬起頭，不知何時荒木來到了身邊。「可見老師肉身已死，心神早已托付荒木了，音容宛在，二人在此刻已決定開始辭典的修訂作業，寂寞繼續，樂在其中繼續。」

以一生一世來鑄就的事業，非旁人能理解，寂寞必然，浪漫也必然，因為愛足以遮蔽一切艱辛。如果仍覺艱辛，那就是愛得不夠。（讀觀《啓航吧！編舟計劃》原著與電影後）

二〇一三年九月廿一至廿二日

小意思

小思的卡片櫃

小思整理香港文學資料的熱情始於七十年代末。當年她翻看香港舊報紙，發現二十年代在香港從事文學活動的人原來很多，於是把新發現的資料剪貼留存，或親手抄在卡片上，例如在一個魯迅的紀念活動上，





出席文人二十幾人，小思為這個活動開了一張卡片，同時也為出席活動的文人各開一張，並按名稱把資料分門別類存於木櫃裏，最後竟整理出二、三百項資料。以這方法經年搜集和整理，小思的卡片至今已儲滿一櫃，這木櫃可說是香港文人紀錄的寶庫。